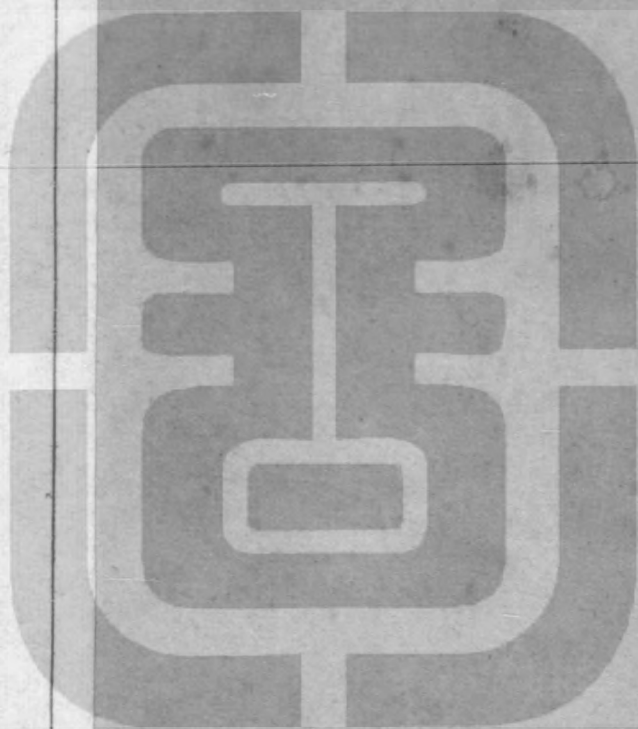


魏鶴山先生全集



蘇肅
不圖
書

重

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一

重刊

錫山安國重刊

師友雅言

鶴

山云湯以前未言仁與信字孔子以前

未言恕字

鶴

山云最愛項平甫平齋詩云乳殼中函

天渾沌淳筠破處玉璘珣

鶴

山云應憲懸之曾問土木偶之神象與

鬼神何如荅云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

天之神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

此地之神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此山川

之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人之神也

極其至以為文武之德



鶴山云因講易與天地準設準字本如准

字而尾長水取聲自後魏有趙準反時

云要知其名準水不足乃只兩點而又

添下一十字至今錯李有吾云準本字

鶴山云典則制度字皆有義典是竹為冊

而六承之制如制幣之制有尺寸

鶴山云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古

注錯說人皆錯講此只是祭祀一箇義

天產如玄酒明水之類地產如圭玉之

類

鶴山云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謂之坤即

歸藏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即連山

鶴山云古者帝王開國承家必先整頓易

一部凡國有大事大祭祀大賓客事

先於卜筮乎決之晦翁為易為卜筮而

作所以名為本義祭義云昔者聖人建

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之抱龜南面

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

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漢儒猶知

先代聖人所重如此

鶴山云書言若萌木之有由彳由字左氏

謂再萌芽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輟八

輔齡在衡由之

鶴山云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日生於南東

月生於坎西魯賦十六夜月詩云乾闥

一鈞金又一絕云東西日月自來往皇

恤人間有喘牛

鶴山云顏氏之子其迨庶幾乎古注以顏子近於知幾通上知幾其神作一章講朱漢上謂此一段舉九卦十爻除豫不言而此知幾通兩爻云

鶴山云後山詩仰看一鳥過虛負百年身

此語甚深意

鶴山云乾坤後屯卦伏剥蒙伏得故雜物撰德

鶴山云乾坤後六卦皆坎艮謂剛柔始交

而難生

鶴山云物字從牛天地之數始於牽牛說文物字却象旗故周礼旗爲物射立處

曰物

鶴山云詩字有奉持之義禮記有一詩字

世子卜士見之吉者朝服于寢門外詩

負之正義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

奉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儀礼有

一詩字持牲禮執以親視主人主人再

拜稽首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詩猶

承也謂奉納之懷之

鶴山云古亥字豕字也二首六身是後世

字亦左氏非丘明之證也

鶴山云左傳范氏出於堯一段文不連屬

賈逵以爲漢人添入劉氏要左傳行於

世與虞不臘矣亦秦時字此左傳可疑

處

鶴山云趙文字其中退然不勝衣中身也

鶴山云長子主器震卦之義伊川亦謂將

來出震主祭祀也

鶴山云伊川拜葬之事僅可言也呂氏之

事不可言也亦有病

鶴山云三代嫁嫡女則娣姪媵異姓亦媵

無嫁少女法並謂之妾如戴嫁生子為

宣公亦只說送歸妾疑買妾不知其姓

則十之此是後世秦漢來語左傳奔曰

妾亦同此

鶴山云詩與騶中予字只作與音讀無作

如音者

鶴山云周禮女男巫職巫須如國語楚昭

王觀射父謂民之精爽齊肅衷正其智

能上下以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

光顯其聰能聽徹如是則明神降之在

男曰現在女曰巫又曰使先聖之後有

光烈忠信而敬共者為祝使名信之後

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巫亦皆抱道懷德

之人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作巫鑒

李有吾云孔子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雅頌即樂也古樂不存

惟於雅頌見之

鶴山云易言身觀有身明透徹之意

鶴山云洪奔俞近書云昔中原之禍根底

於熙寧之得君異時東南之禍胚胎於
嘉定之專國其語極深遠

鶴山云子思作中庸始稱仲尼字其祖中
庸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亦不諱其
祖之名

鶴山云人死未葬只謂莫既葬之謂祭始
死用重其制用木二塊如交文字上取
飯含之余置兩中縣於上者在西南庭
中令受天地霜露之氣以葦席包之孝
子廬其旁及葬後虞主用桑及練方用
栗爲主

鶴山云古之祭皆以口孟子時猶有第爲
尸之說孟子後無言之者主始於作僖

公云主疑爲主乃戰國後之制六經不
言王

鶴山云周禮左氏並爲秦漢間所附會之
書周禮亦有聖賢遺法然則會稽

鶴山云紀以蒼龍者爲歲陽如甲午之類
以歲陰爲龍集書太歲亦歲陽書歲次
則歲陰

鶴山云周禮與左氏兩部字字謹嚴首尾
如一更無疏漏處疑秦漢初人所作因
聖賢遺言足成之

鶴山云桃字以廟神之兆城於義非謂桃
其親盡之廟也鄭康成以超然訓桃後
世承誤不知先君之桃蒙之冠於成公

之廟土世四豈桃廟主乎此康成錯
鶴山云木蓑之制先始於鞞鞞亦名絃蓋
拊前後者以皮為之

鶴山云凡參字只當喚作生天上參星亦
只是三箇母在參焉也只是三箇勿貳
以二勿參以三亦只是生字讀看來礼
部韻不當有參一韻今人門狀說參字
實主只兩箇如何是參

鶴山云古人無飲一盃過一品食之一只
是事連飲薦脯醢而已若用食礼樂燕
客只是食未用酒歟口名醢類師古
注醢謂用盃口

鶴山云古說雞屬巽天上日曆巽宮雞鳴

某謂屬木所以日到寅則雞鳴易中巽
屬金巽屬雞五行雞屬酉郭璞洞林以
巽為文雞酉為小雞漢上云巽九三爻
酉也

鶴山云有酒涿我無酒沽我謂一宿
酒曰沽鄭謂醢酒非三代無沽酒者沽
酒市脯亦一宿酒

鶴山云略字從田從各謂王略封略有界
限分明鄭氏謂深知之略行之乃錯不
深知之了更略以行之各段段令分曉
周禮以役世婦及左氏以無憂客使塤館
宮室等語皆是古人文章妙處

李育吾云復至于八有凶自復至坤始遇

故山所謂七日復謂復姑中隔一坤卦

以碩果不食數凡七爻恰復

李育吾云孫炎後有沈約孫後魏人

成民未病涉也只在未字上說縱十一

月十二月亦未病涉耳以夏正說

鶴山云三代以後稱呼猶嚴惟宋以客稱

公以周公同二王後未嘗去以公稱者

伯有一段以公稱漸有稱公之意若葉

公則夷札替者也

李育吾云賈逵只有音自元魏胡僧神珙

中國方有四声反切王篇序載

鶴山云日在木中曰東木在日中曰陳東

六曰東今人三字一律是誤

鶴山云日月星辰山龍並蟲作會為衣藻

火粉米黼黻絺繡為裳堯舜衣裳十二

章周以日月星辰畫於大帶之旂謂之

三辰旂旗登龍於山升火於宗彝為九

章尊其神明也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

五宗彝為續六藻七粉米八斧九亞為

續

鶴山云有問舜作五絃之琴今乃七絃何

也某荅云文武添二絃以象君臣國語

載武王伐紂數皆尚七

鶴山云權度量衡自魏泰武一變不復如

先代齊一古者天下平一無有不同者

差異則殺之謂擅變王制今咸平錢十

鶴山云陸農師陶山集首辨大裘鄭康成

謂黑羔裘者非云王有六冕而五裘其

鶴山云熊侯虎侯豹侯非謂服諸侯只是

祭侯文盡之侯字從人從二矢非立人旁

正謂躬起義

鶴山云西漢代言之職不分曉有正文惟

前後參攷方見如文帝一代制詔極有

軀不知其為何人及東漢百官表尚書

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始顯言之

鶴山云黃昏二刻半讓晝昧爽以前二刻

半亦屬晝係晝常侵夜夜四十刻只三

十之刻半晝六十刻有六十二刻等明

常迫陰陰不能遮陽晝高春而起三商

而眠夕陽春薛能詩

高春下春雅南三商三刻半一刻一商

舉大略

鶴山云四游外降地形亦外降所以揜南

斗不見

鶴山云反如辛卯則金魁木之類出王充

論衡

鶴山云土旺季月四季月蓋日於季月返

行黃道中

鶴山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蓋

每日十二時辰可驗而用書甲子則可
驗故上以歲星書

鶴山云盧肇海潮賦極好肇袁州人

聯鶴地者以鶴類

鶴山云壤字漢書謂封於肥饒之國山郎

漢書以資者多為山郎

鶴山云衡府字謂肩接骨又心前亦謂之

衡

李有吾云九經互考出古無四聲韻只共

有九韻大東小東折軸其空吳才老以

為陽字韻不必如此東字兩韻叶陽字

韻各叶它皆然

鶴山云三代官制凡春秋戰國以來襲近

人主者皆持權當三代時三公論道六

卿帥屬甚尊嚴如內史外史御史五史

正掌策命王之親近之臣至春秋如趙盾

絳君專畏南史先至戰國淳于髡雖玩

臣乃云御史在前執法在後則一斗而

醉是御史執法君臣胥畏之至秦則御

史為執政漢初則御史大夫為二公丞

相多擁虛器惟其三公六卿尊嚴多為

後世之君所憚所以春秋戰國秦漢歸

御史又執法又嚴憚武帝以後為中常

侍大司馬歸尚書光武以後事歸臺閣

御史大夫又尊而疏之至魏晉則事歸

秘書典樞機歸樞密秘書又以中官

典領樞要謂之樞密如桑維翰輩雖以士人爲之亦自中朝竊命至本朝乃中書尚書樞密並爲二府大率秦漢以後三代所謂最兼近之臣最秉重權而三公六卿之官多擁虛位世變然也周時天下諸侯無史及衰而齊晉各有史故太史公謂史記獨藏周室明堂無屋只以方明爲壇而已離騷作而文詞興蓋聖賢詩書皆實有之事雖比興亦無不實自在周寓言而屈原始托漁父卜者等爲虛詞司馬相如又託爲亡是公等爲賦自是以來多謾語傳于世

蔡仲克書祗德周公以爲已卿士已字可見周公大聖人蔡叔有罪而辟之有子仲祗德則以爲已卿士真與天地同其大也已字極好玩味東萊云無已字綴綴玆璣韞韞之左傳有一已字鄭伯克段于鄆人皆以爲殺段不知七八年後公自云寡人有弟而使餬口於四方只出奔後不窮治之

三代國子教於大司樂初無大學之文亦無大學之所漢初寓於曲臺於大司徒之意至景帝世文翁爲蜀守首建學於成都市中初博士弟子負遣等授業於京師孝武又詔郡縣皆立學然漢大

學終無文可見其實始於文翁建學官
武帝推廣而令郡縣建學云
梅福仲尼之廟終漢世不出闕里又云絕
人之祀而欲自長世無此理甚佳
漢魏間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周孔
同廟後黜周公而專祠孔子
劉道原謂經無五帝三皇之文其謂亦無
五伯三王之說
一部左氏家臣不曾輕呼其主為公只伯
有一段有一公字
以唐交州貢芳技長安只七驛約八百里
乃自南平取涪州達州以入子午谷乃
知夔峽一帶與交趾近

馬援平交趾亦自關中入涪入南平黔中
一帶以往
趙中川希光嘗問封贈何所始某答云往
從自追王處來希光良以為然然當時
姑如此答了後訪尋三十餘年此一事
終未分曉乃此中川讀書多亦不能自
決此等事是難曉也
鶴山因讀廬州學記說學規以謗訕朝政
為第一件此規自蔡京初為之事以禁
太學諸公議政此規當毀後檢法冊乃
大觀頒行條令因以宰相拜罷年表對
之正是京罷在京充太一宮使次年宰
相時事

慶州孔子廟碑退之雖以太儒然所舉皆
與經訓相反勾龍與棄配社稷皆壇而
不屋爲若夫子巍然南面而弟子從祀
爲尊意以有屋爲重不知古者亡國之
社則屋之屋非所以爲尊聖人且郊丘
盡是壇墠專以祭天則壇豈不重於屋
此等皆退之錯處後世無有指其非者
陳君舉奉使策謂楚漢割鴻溝後羽勢已
屈而漢有強形故韓公一說而歸大公
呂后其爲使本以國勢強弱爲主未後
却說太祖已有天下遣不識字一人使
江南雖無口辯亦可屈服之便了更不
結說本意永嘉人立論大抵不說令盡

吳季元說孔子眼中見多少人每云未見
剛者我未見力不足者我未見好仁如
好色者吾未見好仁者天下此等入果
唯鶴山答孔子却云固有之矣我未之
見也則其詞完而切
周漢唐三宣皆中興於始而不克終
弔臨之事三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
於禘廟
禮運一篇專以月爲量一句則天運故日
播五行於四時氣和而後月生焉是故
三五而盈一五而闕天度惟月盈虧乃
可度量

天度必竟始於月令疏可考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以爲經
無下馬一韻凡下皆音虎如此時舍字

亦音麻

揚季穆王子正魯在潼川郡齋云不特乾
有時舍與下升并卦亦有之鶴山答云
井泥不食下也亦音舊井無禽時舍也

詩易叶韻自吳材老斷然言之

漢高帝以未央宮舍太上皇自居長樂宮
故崩於長樂獨高帝一人自帝崩後呂
后元居長樂而惠帝居未央以此遂爲
母后宮名漢未央爲正衙自未央視長
樂居東所以謂之東朝如上官后立宣

中帝一月後太后還長樂宮始置北衛是

也漢唯有北闕東闕自北闕出入而南
闕西闕無之至今只說元北闕

檀弓必子游之門人所記蓋其語專美子

游而於曾子有子輩則差賤之

陽在內陰不得而入則實薄而爲雨陰在

內陽不得而入則發散而爲風橫渠此

語最造理

震離本屬雷與火而噬嗑與豐復日與火

爲電以離陰包震陽故取電之義凡震

離八卦盡說刑獄取剛柔分而明也

噬膚滅鼻膚古注云柔脆也儀禮膚鼎之

義滅沒也

李肩吾云毛詩報之以瓊玖叶李音几孔子以前九皆音几至孔子傳易有糾音乃是不可久也叶天德不可為首也至雜卦說或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其文字又叶止讀疑雜卦是孔子以前書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孟子說得分曉南巡死蒼梧二妃從而投江皆誕妄自太史公好奇失之坎離為心腎之說出於素問附會之論不可信易中坎却言心事易中筆字多叶萃與詩韻同中庸說君子之道本諸身證諸庶民方說

建諸天地質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蓋道不信於當世無緣可以信後世北方神耦故卦取習坎兩字漢以前如五行傳以土居中為心蓋水火並位居中漢以後以岐黃素問以坎離為心腎某嘗疑素問為東漢後人所撰

糖壩調糖書陰

鄭忽一段忽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與夫今以君命奔奔之急而受室以婦是以師會也此非韋後事學問者不能此語說詩者所謂終以無大國之助乃與祭仲所謂君多內寵子無大援此皆以利害成敗言與忽所見天國懸絕然則

忽蓋有過人之識濟亂之才也惟於狂
童狡童之刺終費解說或以爲詩人所
指乃祭仲雖前輩曾有此說然大段與
程范諸儒相反竟似費力若云刺忽之
不當爲狂狡所制亦自不妨詩人之意往
往借祭仲以刺忽其君曰彼惟狡童之
用而不與言是或一說惟是未入春秋
二十年前祭仲城都之諫蓋勸莊公圖
叔段在周幽王之二十六年至公子之
爭極矣子儀之立在禧公末首尾五十
年操柄國柄反易天明使人至於室家
流離不相保聚然則鄭人豈有舍祭仲
而不怨而惟君之怨者乎詩者蓋有祭

拳於忽之意惟有狂狡一字善義若只
作祭仲說亦自不妙如碩鼠之詩舊因
晉卦九四亦疑此詩只是指用事大臣
未必盡譏其君也但古人之告其君情
真而語切如祖伊之於紂衛武公之於
厲王貞謂般之師喪指乃功不無戮於
爾邦謂嗟予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
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蓋秦漢
以前君臣之間便如家人父子相告詔
無許多忌諱若謂忽爲狡童本亦可若
更要回玄以養愛敬之心尤不失爲厚
也

山澤通氣如天東陽垂日星地東陰窹於

山川此其義也成卦伊川龜山不甚分明惟呂與叔山卦內虛澤氣通為是蓋八卦如天地否地天泰山澤損澤山咸其實有定卦其用則交成其卦只訓隨如易艮卦及升木萋萋不日卦亦只隨升木而萋萋也
小身吉大身凶周禮有大身謂大至如迂國立君大則卜之不訓正則馴馴者六經中無茶馬下字韻盡作茶母虎無來字韻只從黎言
於端平二年二月祇召過合江縣相携登安樂山同觀李邯鄲所作延真觀記乃

皇祐間揚南仲書丹騰字從舟朝字亦從舟與今俗書不同焉鶴山云李叔與揚南仲並博物者南仲時為天平軍節度掌書記歐公集古錄載其與劉原父辨鍾鼎字胡承公亦云有三館太常古器圖

鶴山因題屈大夫祠辯椒蘭非指香草乃是大夫椒公子蘭並誤壞王客死于秦者故始述椒蘭之美終以為變艾蕭其意可見騷中反復致意於椒蘭有深意又云椒蘭必不變蕭艾君子賢人必無變為小人之理此指大夫椒公子蘭但朱文公以為不然

題師厚卿挂冠詩後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于也急求緩棄違心所安是戲豫也

心之外豈別有天平
夢得一聯云民勞訖可小康蓋莫嚴於先
備胡戒誠為大慶宜益謹於後圖已而
寶賞詔下遂以此為賀表落句

又夢莫之為而為非所據而據忽自秘監
權右史夕之真除乃作辭免云歷考庭
中之盛典莫如柱下之清班莫之為而

為已慙又假非所據而據後冒真除明
時何至於乏材上命不嫌於反汗云云
漢制盡壞於武帝唐制盡壞於明皇

霄寸之膚投壺有一字注側指為霄握拳
便有四寸古者以聲為律身為度在靖
有農者買牛謂自頂至膊有十九霄者

良邦近古猶有古字存於世
書曰贊贊襄哉訓助懷山襄陵訓平襄我
二人訓合中違之言不可襄也訓除穢

狃于襄訓攘終日七襄訓反禮周有襄
尺訓讓左氏兩不克襄訓成經傳襄事
字隨文助義而通

經中只說魯祖已上皆言曾其孫亦稱曾
孫已下皆曾無高祖玄孫之文
無妄不耕獲不畱畬古註最好謂不耕而

獲不畱而畬代終已成而不造也
鄭康成王輔嗣並有六經注解

看漢書內外朝加官事以劉輔及百官表
魏相傳參看說東漢長樂宮以昭宣紀

參看

上初即位三從官輪日上殿曹簡父陳正
父喬壽朋皆說天子之學與士大夫不
同不謀而合為此說張思恕行父對劄
却云天子之學正與士大夫一同大學
云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一是皆以脩身爲
本蓋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爲脩身之
本齊家治國平天下爲脩身之用天子
至于庶人一也必竟有家學淵源云
吾嘗欲著禮記一部專破漢儒穿鑿以誤
後人之病如畝田宅者操右契古者鄉

井授田有定法安得有畝田宅之理如
經止說魯祖而下至魯孫亦無自高祖
至玄孫之文記所謂顯祖皇祖其說亦
不一若有高祖以下之稱則漢惠不應
名其父爲高祖矣以此知記禮皆漢儒
曲說

三先生祠堂記云憂桀絕戒綱常湯有天
下先云建中華修人紀紂戒綱常武王
有天下先建極叙彝倫

今御史臺有端公副端之稱蓋始於唐以
御史大夫加強藩鎮之版者至有極於
司空者故酒世呼軍員多謂之端又謂
之司空云

李肩吾云古聖賢無四声韻自鄭康成不
魯有反切惟王輔嗣周易內有反切兩
箇鄭駁駁

問廐字李肩吾說未見出處惟武帝路廁
見衛青音訓謂床邊爲廁字汲黯傳
何傳皆有處注作行清行清字儀禮喪
服傳有

霸陵帝臨廁謂夾岸傳苗傳石奮傳有又

古殿字不但天子之居漢衛青傳有一殿字古上下通稱至秦漢後殿始爲天子之居

韻古下字尽音虎周易潜龍勿用下也虎音

見龍在田時舍也。捨音至井卦井泥不食下也。跡音舊井無禽時舍也。跡音並與九二井谷射鮒無與三韻同音方轉鶴山共坐因見舊燭不明偶牽鄉之諺云

肉從直

古字有相反者亂爲治穰爲馴汙爲潔糞

六經中未嘗有以甲子書年書月者止以
書日如左氏專以歲星書有歲陰則為
歲次歲陽則為太歲及晉末而陶淵明

以甲子起年為避宋墓奪非其正也
古班與班通今尹子文以虎有斑文故字
六子文曰闕班後因有斑氏青字鄭注訓
菁以綠竹青青不應綠又青也
有省中蔣峴郎中者在監云碩人之詩本
有素以為絢兮一句常棣亦有偏其反
而一句孔子刪之此二詩便見孔子刪
詩之法迺答云未問詩之精粗但舉其
槩以知其必無刪此二語之事蔣與眾
客愕然乃為言碩人四章章七句焉有
美目盼兮之下却添一句是為八句與
也章不類之理若常棣則毛詩作常字
論語作唐棣此字是兩樣花孔氏曰郭

璞云今關西有棣子如櫻桃可食此與
常棣異木則常棣為郁李花自與唐棣
如棣棠者兩詩或別一詩逸而後人合
之而誤以常為唐也眾皆伏轍
莊子下隨務先許由等省富言古無此人
大史公伯夷傳信以為其有此數人及
孔子與盜跖問答相類孔子時去柳下
惠已遠不應盜跖與孔子同世
李仲衍國博同赴楊嗣勳侍郎會於成都
錢文子作漕同坐仲衍或問楊以離騷
若孔子時取與不取楊不答李再三問
鶴山如何乃答云此詩柏舟之義問何

以柏舟又答云此詩傷宗國不容去之意錢大猷嘆以為好乃言其平嘗亦有此意但詩序不見有宗國事似何云然答云詩中云雖有兄弟不可據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此可推見謂宗國耳錢李皆服古無而後世撰字者多如錢字字書無古只謂泉疑自載國來始偽撰錢字紙字從糸而以氏為声皆後世撰字如此甚多四經無將字自三礼三傳來方有軍將將軍之稱鄭康成未有音切止稱呼如其字王輔嗣

注易始言某字音某者一至唐胡音大傳中國有音有反切音胡語也汪輔嗣

杜預傳瞻七年說語如此

在嘉定府學講書說博愛之謂仁云四

語者游憲問韓此語說得如何答云說

得未及又問舊說愛不足以盡仁是否

答云韓此四語極好游怪前說以為未

盡後以為甚好何也答云第一句說博

愛謂仁似未盡次言行而宜之即是行

而合宜則博愛中非愛無差等矣由是

而之焉之謂道則由博愛之仁而之也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仁之足乎

易大傳

已而無待於外也此博愛之謂仁亦兼
四言而備但定名虛位之語學者疑人
而不貫而通之耳

因說岐農問謂心為火而以坎維心亨觀
之則易中惟坎有心字是心屬土漢五
行傳專以心屬土意素問之書東漢後
方有此撰黃帝為耳各其說與五行傳
皆不合又極而言之說土王四季十八
日其說融斲蓋日自東行北陸以
往每季月則日回行黃道此可見四季
十八日土旺不為無理魏書說日春行
東陸都錯了蓋日東行星正中恰在未
申間亦可見心屬土況心星起牽牛牛

亦土屬也劉觀德賦

近過靈山靈湯院見溫泉沸如火煎四面

盡冷此理唯言漁樵問對說水有形火

無形水以體行火以用行水隨而不能

迎火迎而不能隨故天地有溫泉而無

寒火此理極深可以意喻而不可言傳

因說八卦相類如天地否地天泰山澤換

澤山咸火水未濟水火既濟皆言交然後

有用惟雷風恒風雷亦不知如何坐奠

能對鶴山乃云橫渠云陽在內陽不能入

入故回旋而為風陰在內陰不能入故

噴薄而為雷為雨於此便可曉或又云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迂有過則改何

義答云人能如風雷改過遷善之疾則為君子矣

因

說祭有祈禱有報焉謂春夏祈穀

等秋冬烝嘗報也因說吳叔承行明堂

約束有引祭有祈禱用對札不豐也不

義也且一創繼進說今之明堂不但報

亦當有祈此於古義不合如左氏一部

杜預特出一論謂古無祈多是報祈惟

初穀而已今明堂在九月當止報而無

祈漢以前皆知之如文帝敕受釐之命

自今無禘福朕躬尚此意也

鶴

山云經之分或指躰或指用如天行如

地勢皆躰也故上經之卦多指躰如存

雷無山隨風等是用也故一經以去多

指用也

胡

文定云昔祖宗宅都于汴其勢固當自

內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在漢水之

南則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

水之南則以置湖南與江西也今建都

江左未能恢復中原則當自南而制北

置於江西者若南昌而分兵屯鄱置於

湖南者若長沙而分兵屯岳置於湖北

者若荊南而分兵屯襄則東南之勢全

恢復之基立矣此語極好

因

講惠而不費說人多講作費用之費似

未盡如孟子說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

以善謂之忠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豈無所用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堯為天下得舜舜為天下得禹此即惠而不費力耳豈必分人以財然後謂之惠

因說膚寸字在靖州有人買牛者謂頂潤四膚者良遂問何如為膚云鋪四指為一膚及讀投壺注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是扶膚同音魯子易賁一事其終疑其無此事擅弓內短魯子多而譽子游某疑此書必秦漢間人所撰否亦是子游門人相傳之說

恐曾子必不與季孫交且受其物使孔子知曾子與季孫交相授其物擅弓在禮記中亦似孔門之遺言者然終是可

疑

近因點檢論孟疏本朝如孫奭諸公此賈公彥孔穎達輩絕欠該洽僅於一日所得得天下故曰后殷以應天人故曰人又說李季章說屈原未嘗投水死蓋將從彭咸之所居等語有此意而實未然也雖新奇亦有此理

今之華表即古之桓楹寘於墓與廟前始避時諱相改作華楹後又避諱盈敝煊

類改作華表至今遂得名今官府前賓之亦無義想是以丁令威事爾然令威亦說豕鬣鬣可見墓前物也

火

無舛託物而後見於用故離為麗凡南方之物多附麗以見諸用如朱砂本性

寒以桑柴煮則煖是火麗於桑木也他

皆然

字書從才者惟在惟存惟木鼎從才其

多從手

周

孔國服之法鄭康成直以王莽二分之

息解之此自康成傳注穿鑿誤引以禍

天下致得荆公堅守以為成周之法常

時諸老雖攻荆公但無敢自鄭康成處

說破推原其罪自鄭康成始以政事學

術誤天下後世蓋奇不監後因紛發其義

易

數至邵康節皆以四起日月星辰元會

運世易詩書春秋皇帝王霸皆以四言

蓋天下皆有四數如東西南北北當虛

而不用春夏秋冬冬亦斂而不用棟

天數四其一体

先

朝三省分時尚書省有尚書令多不除

尚書左右僕射為宰相尚書左右丞為

執政二十四司為屬官中書省則有中

書令多不除以中書侍郎為執政中書

舍人為屬官門下省有侍中多不除門

下侍郎為執政給事中為屬官

嘗夢中與人言天下國都皆坐北面南惟
衛坐西面東寤而思之蓋詩竹竿有泉
源在左淇水在右夢中不失對後檢注
疏果然豈精神專乙而然耶今按讀書
記於懿詩下呂氏云泉水即今衛州共
城之有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
泉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
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
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此爲左南
爲右

余嘗愛班固奉詒語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以爲今之民亦興三代之
民司何爲古之民心如此今之民心如
彼與義疏家說不同後見晦翁說岐豐
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
忠且厚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
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
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蓋雍州土厚水
深其民敦重質直以善導之則易以興
起以猛馭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質亦足
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以此見今
民與三代之民皆同而上之導民不可
不謹也

古重宗法惟宗子許祭而支子皆不許各
祭此見重大宗嫡子甚好但或分居或
仕它處豈支子便廢祭享乎後見晦翁

答潘立之云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為陷中及兩竅不為匱以從降殺之別此論最近人情可通行

晦翁謂釋解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惟看注而忘經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語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而其易明處更不說此最得軀後來見輔嗣注易不但為玄虛語又問出已意一段易反晦而難明故世謂郭象汪莊子反似莊子注郭象張橫渠謂地在氣中此語最詣理又嘗見黃帝書云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又

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運轉乘氣而浮載水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二程因東節論及六合之外嘆曰平生唯見

周茂叔論列到此恐是說此朱漢云上古者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

上下同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昔謂禮失則求諸野今汙叙獠俗多衣統羣上下相連猶是古法及到靖州土俗

祭祀皆用重喪則戴片白而齋戒不茹葷腥二年此古三苗舊國也

晦翁講進劄子貼黃云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蓋有善而無惡者
忙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
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
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
百陪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莽鹵滅裂
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
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
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某因晦翁此
言惜陰愛日義理愈探索而愈無窮歲
月逾邁令人慨然以懼

胡

五峯答魯吉甫論心性二字乃道義淵
源當明辨不失毫釐然後有所持循未
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故伊川云

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言狀心之
躰段心之躰段則難言無思也無為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
發之時聖人與眾同一性已發則無思
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
人之所獨若楊尹二先生以未發為寂
然不動是聖人感物亦動與眾人何異
至尹先生又以未發為真心然則聖人
立天下之大業成**節**俗之至行舉非真
心邪故某嘗謂喜怒哀樂未發冲漠無
朕同此大本雖庸與聖無以異而無思
無為寂然不動乃是指易而言易則發
矣故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聖人所獨喜

金史卷一百一十八
怒哀樂未發句下還下得感而遂通一
句否若下不得則知立意自不同伊川
指性指心盖有深意鶴山云胡五峯此
等語直是廣大而盡精微某亦嘗謂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此語好繼云感於物
而動性之欲也此語差盖漢儒之論多
然

古人財成輔相贊天地之化育於藏冰改
火二事最緊切冰政則七月詩左氏甚
詳改火則孔門餘論周季此政尚存且
如本朝冰與火二件僅備故事而已若
火攻則當於季春大火出時人主領百
官修火祀仍命通國掃滅舊火仍鑽榆

柳中釋火以次班布庶老火不熾盛而
失性自然無大段火災其大
薛符溪謂楚辭悲風云借光景往來為於
黃棘之狂策盖秦王楚王嘗盟黃棘後
再會武關楚王遂執死於秦黃棘之盟
楚禍所始而朱晦翁注楚辭偶不舉此
以策杖於黃塵荆棘之類解之殆不可曉
井田之變於宣王之料民再變於齊桓之
內政極弊大壞於秦梁鞅商之决裂阡
陌周季人嘗以厲宣而平並稱者其有
以夫

某嘗謂易上經以指體下經以指用蔣成
父云經之有上下本謂造化互相終始於

乾坤卦用皆具不可分言如上經之坤
終於復下經之乾終於姤上經坤盡於
復又二卦而下經乾盡於姤又二卦坤
盡乾坤之盡盡於升乾坤至升而後盡
而遂繼以困則上下經不可分卦用明
矣今考上經三十卦乾坤坎離則居其
首尾下經三十四卦之後既不立首又
不居尾是下經不主於震艮巽兌也下
經不主於四子則四子不得配乾坤坎
離爲用是四子祖乎乾坤而父母乎坎
離鶴山謂成父相從於渠陽所得甚多
詩者歌也古之樂章也撮其大要爲亂辭
所以飾舞亂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

未有以字行者皆以城秦而抹天下於
塗炭故也

古人稱字最尊其嘗因張行甫謂記又不
當呼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而
告之曰儀札子孫於祖謨皆稱字孔門
弟子皆謂夫子爲仲尼孟子又子思弟
子也亦稱仲尼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
人亦稱之而不以爲惟游夏門人皆字
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稱字今世有字
其諸父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
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等語今觀
堅甫所發明則班固名陳勝而降爲列
傳第一名項籍而降爲列傳第二是以

成敗論而失史迂功過不相掩之筆多矣

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之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如柔來剛分剛上而文柔蓋剛柔交錯而成文則天文也文明以正人文也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辭章之謂哉如堯之文思文王之所以為文此聖人之文也下此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為孔文子之文曾荅周子云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工夫意欲似讀詩記之類為一書比來山間溫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有不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暇輕有著述

章亂節故謂之亂如閑睢之亂如輯邶之亂按國語謂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邦為首其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正考父乃孔子之上祖宣王時人札記載昇銘莫非恭之實而師乙謂商有五帝之遺声自正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僅餘其五此鄭師仲所以深嘆也

退必合諸友講學與權從容荅曰先友羅堅甫魯云班固去司馬迂未久也已不知史記書法如項羽本記在高帝前陳

涉世家在孔子後皆有深意蓋遷以秦
焚滅典籍使義黃至孔子之道幾於墜
地涉與羽先後倡為亡秦之謀可謂大
有功於斯道故叙陳涉世家云桀紂失
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
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
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
涉世家而叙項羽本紀則云秦亡其道
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
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
羽本紀蓋奮於鉏耒以云秦者起於陳
涉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故漢初以字
行者惟稱陳涉項羽劉季張子房此外

又見得向來多看元儒解說不如一一
從聖經看來蓋不等地頭親自涉歷一
番終是見得不真來書乃謂只項祖述
朱文公朱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
欲於買花擔上看桃李項樹頭枝底方
見活精神也

魯與真西山云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
心未取便有著述來論拈出札注中大
一鬼神等語乃下與都見合中庸疏中
已有氣稟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惟所
疑其誤以水為信蓋古來元有二說師
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中皆謂水為信
土為知故王制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

主信之說而五行傳許叔重說文之類
又有神火心土等說然亦皆有理蓋水
土有包火土同仁各有所據以天文察
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合處惟以坎為腎
離為火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
政黃之說耳

左傳所載固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此
得存者若一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曉然
為聖賢相傳之要

某嘗為學者言講學須一字一義不放過
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且如先王札樂
刑政始變於厲宣幽平浸微於春秋浸
微於戰國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盡

亡於五胡之亂今僅從殘編中搜討於
孔孟王鄭伏杜諸儒訓注中參求古今
之物稱謂各異風氣亦殊漢去古未遠
諸儒已是臆度懸料其大者如郊丘明
堂廟祧尸主田制邦域往往一人之見
一時之意遂定為不可易之制其不可
忽者音訓聲韻偏旁點畫往往諸儒所
未及今驟然理會人亦驚恠不知要作
窮理格物工夫無三代以前規模在曾
中只在漢晉諸儒腳跡下盤旋終不齊
事程邵張諸公皆由此而充者
某自迂乘陽山深日未自易與詩三礼語
孟重下頓工石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

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得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矣今未敢便有著述且溫舊讀以發新知又與許介之書云諸經義疏重與疏別一遍帝王典訓則粗見端緒儀禮一書幸而存者以之參考諸經尤爲有功今咀嚙味已久便覺秦漢以後舛格屢別况總晉隋唐文人所作又是一格此甚難言

某向來曾與李微之說六經語孟發多少義理不曾有舛用二字逮後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來纔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別尋一字換却終不得似此精密

在江陽書院夜坐與諸交云某初起家赴鎮時過叙南詣學教授合陽趙運臣者外講堂說周禮以時相方拜少師遂陳說冢宰兼三公甚詳某爲說周禮一書止說三老二卿公一人無冢宰兼三公事鄭康成注師氏保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以爲聖賢兼此官則乃指師氏保氏未見其真是三公否及公羊謂周召分主陝西東而一相處乎內皆是定說前輩雖云三公官不必備六卿中有道德者可以上兼三公無事則一相處內而論道有事則出將六軍而征伐審如此則六卿之兼三公者

爲司馬其他五官並聽命乎無所經見
某終疑之叙守馮邦祐及衆郎寮莫能
對諸交以爲此事如何與權因曰竊嘗
討究此事亦有經見亦有傳注在康成
前者言之鶴山喜曰願聞之與權曰常
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
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
師旅按孔氏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
謂其丙史大夫尹氏汝當爲策書命此
程國之伯字休父爲太司馬王氏曰所
命之卿士言其世則南仲爲太祖言其
官則太師言其字則皇父也蘇氏曰皇

未識先生之意耳某以此看本義誠是
精密邵子無易解不過觀物經世先天
圖諸書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先天圖
參以漢上易則程邵之說尤明第漢上
太煩人多倦看却是不可廢耳

先天一圖亭亭當當愈玩愈有意味矣是
古來曾有此說特不知何爲漢唐千餘
年間更無一人說著及本朝康節發此
義而吾鄉觀物先生張行成文饒頗得
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所翼玄通靈
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
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
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

因數以推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想朱文公不得見之可惜

占者廟有碑以麗牲墓有碑以下棺故儀禮自士以上廟皆有碑在庭所由揖亦以為庭中進趨之節漢以後因廟有碑而識歲月墓碑始亦不過書歲月爵里子孫乃墓稱頌功德若不假牲石為碑則後世立石刻以識興造本末漸失碑之本意云

師氏守王之中門次舍在王宮蓋諫救官之長參之牧誓顧命十月之交諸文最為親近而國之子弟守衛王宮皆有次舍在王宮故周禮云以八柄詔王以三

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子蓋與國子同處王宮因使教之朱文公所謂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正指此不然除却師氏外別不見王宮有學鄭司農於師氏下注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聖賢兼此官之竊意後鄭不見古文乃以約度解經耳

周禮一書不見三公之官與書全不合鄭康成在師氏注云以為周召魯為此官考之顧命師氏虎臣則師氏乃大夫之官而牧誓亦先於師氏注大夫官以兵守王門者意鄭康成不見古文尚書故

臆度師氏為三公耳

某曾答袁漕趙師恕云讀書雖不可無注然亦有不可盡從者只如鄭注三礼已各隨之為義不能盡同而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有一事而自為兩說三說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前謙周公之法

李悅系曾見告古文碑則有詩記則無某答云恐不盡然只韓公黃陵廟碑無詩而汴州水門記則有詩蓋碑之始廟以麗牲墓以下棺後人因識豈用於後則刻文為記又其後也乃有碑記表碑之

類

字書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北其声也許叔重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為定目音切行人以為便於檢問而不知字之本乎偏傍故李巽崑初作五音言以許叔重部叙為之後在遂寧出示虞仲房仲房乃改用徐楚全韻李選崑謂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無声者豈不愈難檢閱雖從仲房而巽崑實不以韻譜為然故後徐要自別行其五音譜乃賈端修所定蜀前輩如巽崑字學甚深鄭注周禮有小祭祀因言古者明王祭祀

親行禮不曾差人出東漢有不親行群臣爭之日至而郊啓蟄而交皆親行後世改作明堂便不出今四孟之祭太廟亦未必出一兩次人主多是燕安深宮只如講讀是早間到晚一箇講宮獨對本意要人主不取自暇自逸後世直是以位為樂賈誼書言天子曰相諸侯亦曰相天子曰后諸侯亦曰后天子曰大夫諸侯亦曰大夫古者天子與分人王只一箇王畿千里餘外分國使諸侯共守何嘗自尊自安

詩

有酒醕我無酒沽我醕縮酒古者沽酒字何意周礼只有幾酒沽字雖不繫緊

要可以推得世變漢高祖從媼貰酒到武帝方推酤文帝時猶禁民靡穀又疑沽字只是个不好的字沽濫也沽亦音蠱注謂功沽之巧賈釋功沽善惡沽亦是惡也治毛詩音古鄉黨酒市脯不食亦此意康成直謂推酤之沽失經漢時賜酺二日許民間飲三日猶有古意按燕礼君尊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社其實君設酒肴君臣皆有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賓三飯之後公報大夫束帛以侑聘礼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古者天

子有迎送諸侯之禮如今之饗太賓則王乘金輅還有大饗於廟之禮有戒有速謂之方邦冢君乃與諸侯共守天下天子統天下而君之諸侯統一國而君之皆有君道上下相維相親相敬有故使人致享致弊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臣無復占意秦之亡宜矣

王介甫錯看膳夫一義以為三者受天下之奉後王黼等專置應奉以為當受四海九州之奉不知他經元無此義獨周禮膳夫一職有備享之語介甫差處只為大荒六札不舉今無此可以備享解經如此最關利害政宣之誤至於亡

困皆膳夫一句誤之古人只說共儉菲飲食底事此一職幾乎開後世人主之心釋經者不可不嚴哉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之器則平衡鄭氏衡謂與心平孔氏曰凡言衡有二此衡謂與心平也予謂衡二在面前眉為衡在身心為衡

君出就車則僕弁纁授綬左右辟鄭氏謂攘却也或者攘古讓字後來陳晦試宋詞用攘字而被點鄭康成以音釋字後世不敢違

前有車騎則載飛鳴占人不騎馬今言騎恐是周亦時按春秋時左師展以昭公

乘馬而歸此驥之漸此言騎知禮記出
周末漢世胡邦衡亦有此論向是真希
元在部中嘗云某在潭州見王南強易
彥章言古者馬不單騎牛不用耕至趙
過用牛耕乃詰之云古稱乘馬者四馬
以牽車不聞單騎馬此或育之未知騎
馬自何始惟孔門弟子冉伯牛司馬牛
子耕却是牛耕不始於趙過希元良服
且謂惜不早聞以詰王子易也
刑不上大夫賈誼所告文帝者極詳如藍
田呂氏所謂古之制禮皆自士始庶人
則略而已大夫有罪非不刑也公議之
不赦則刑于隱者周掌囚所謂有爵

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
殺是也講義又曰大夫之貴當屬其節
不當待之以刑也然無人豈不可行禮
哉不以禮責之耳大夫豈不可加以刑
哉不宜待刑而後治耳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
飲酒食肉處於內聖人制禮從中道然
親喪固所自盡如六十而欲盡其禮亦
莫之禁也鄭康成謂大夫上禮各不同
此決無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豈有貴賤
降殺耶

御食於君鄭氏謂勸侑曰御呂氏謂侍食
也如內則父没毋在家子御食是也予

謂御字字義謂行止有尸音節乍取音如詔王馭群臣之馭與此馭同

祭食祭所先進長樂劉氏曰古者於費則祭先炊於樂則祭樂祖將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燧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在馬社於田則祭先畜司畜其謂蠶則祭先蠶於學則祭先聖先師每事有所先

酌酒於地方謂之祭今人謂之奠則失之奠乃賓於其所非酌之也然祭與饗亦別天神方謂之饗止取其氣達於上地乃言祭祭乃縮酒於地爾

古人祭先肺以肺主氣最為祭之重食性

鮮以有為貴最後方食之其他以為賤

凡進食之礼左穀右蔬食居人之左羹居

人之右古人一飲食皆取陰陽之義方

氏云食以六谷為主谷地產所以作陽

德故居左羹以六牲為主天產也所以

作陰德故居右大略有此意

古礼鮮是今之渾豕也如邊豆大旁是羊

邊豬邊之類也若折俎則折骨而實於

俎今人乃以折錢若干貫為折盛礼

俎胾失之矣

占者饗食燕分三等饗如鮮薦之類渾牲謂訓茶儉也食禮次之燕又次之

孔氏謂熟肉帶骨而**謂**曰殽純肉切之曰
醢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飯燥
為陽故居左**羹**濕是陰故居右義亦通
古人無改名惟有**弒**君者三人楚公子
弒君而改名熊虔吳公子无弒君而改
名闔廬楚公子棄疾弒君而改名熊居
子生三月妻以子見而父名之字者冠特
命於賓藍田呂氏曰殷人以前質不**諱**
名至周人以**諱**事神各終將**諱**之鄭
以來皆為此說然嘗考之孔子殷之子
孫而周人如文武祀廟之詩不避昌**字**
長發詩不避發字大誥弗棄基亦不避
右稷**諱**如孔子之父叔梁紇而春秋書

堂女子在房若大宗收族宗子燕食族
人於堂宗子之婦燕食族婦於房也凡
弟弗與同席同器未嫁亦然及考左氏
疏姑姊妹謂姑姊妹與礼記疏不同
古者男子之別最嚴如敬姜乃季康子
閉門而語是敬姜在門內康子在門外
也尊者猶然安得同席同坐乎
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解履不敢當階
就履跪而與之孔氏曰此一節明解履
著履之法長樂陳氏曰凡祭於室中堂
上無跣故牲牲少牢饌食自主人以至
凡執事之人自迎**之**至祭末旅酬無
等爵與夫尸饔餼食之節皆不脫履以

其侍神不敢燕隋也惟登坐於燕飲
並以脫屣為禮而侍坐於長者亦無不
脫屣以盡致親不敢不跪也觀孔陳所
言古人燕飲以脫屣為禮惟祭與尸則
否左氏褚師聲子轅而登席其君執手
而怒之竟以此殺之轅公二十五則脫
屣而留轅又以為輕已此又不可脫者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長者不及無僂言先
生與長者似有別先生有道德可尊之
稱長者止年長之長
古者稱先王稱有拈起之意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舜堯是對文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

方為上古禮與今不同此二頃惟鄭注
可通鄭云因於陰陽布席無常上謂席
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孔
氏云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
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
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俱以西方為上
若南北設席皆以南方為上者坐在東
西鄉是左陽以南方為上坐在西方東
鄉是右陰亦以南方為上此據平常布
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
布筵設席席是今褥之類而筵則從行似
皆以篾為之先布筵後却設席于上但
顧命亦云篾席亦有竹為席者或

明堂几筵是此筵否曰明堂之筵乃謂
丈尺若云明堂之上可鋪几筵之丈尺
耳古之布席先筵後席若得齒尊者又
有几庶使憑之也
今人謂几筵為喪位者非人死方在柩在
殯上從下室奠饗豈會設几筵几筵乃
養老乞言行禮之所陳此皆後世之悖
禮也

父母存衣冠不純素二字從垂縱古者
既祥之服編冠素純素非喪服用絹不
用布如人主因災異素服臨朝不純以
喪服止是以絹素衣服耳因服素服故
不可饗盛饌從而飯蔬菜遂併有素

各因素服而有素食名也儀禮有素食
字謂喪除而還平素之食饌又別是一
義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為人執
仇固不可若南霽雲見趙主曰南八男
兒等死爾不可為不義屈曰將以有為
也公有言敢不死則亦有當許死者矣
此為死君事也此可以死可以無死聖
賢自有定議

孝子不服闇藍田呂氏曰服闇者為穿窬
之行欺人所不見此語極有病如此則
是親在不可為穿窬之行親沒則可為
耳

爲人子者居不主與朱文公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爲突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與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則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蜜之地

所遊必有方所習必有業業云者字於樂器鍾架爲業人各當有所學之業

嘗疑禮運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爲其兼愛之意雖朱文公亦云然及見橫渠說性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故知能親親而子子與孟子者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意此說不費辭而義足

凡爲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皆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此二句全在醜夷不爭方是孝子之實獨戴氏云温清在時定省有節則禮制然也在醜夷不爭者謂處於群居中不敢有爭以傷父母之心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妻子好合兄弟和樂父母處於其間怡然而順然則在醜夷而爭者父母之心固有所不樂也

古者公卿以上無致仕之文所以優老尊賢如畢公如衛聖武公亦九十五未致仕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馬氏曰服文三年者其服必期服之期者報亦如之夫喪服布等不可增減嘗記吳畏齋一日有弟之所生母計曾相與質疑云妻母為長子齊某三年某若先死弟之母為某服三年今乃先死為父妾之方子者大功五月則報似輕否答云此聖人制禮不可加減其防微杜漸有深意如燕燕之詩生戴公等竟以歸妾稱其誼可見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曾有此等語呂東萊於臯陶朕言惠下詒孟子說自反一章及臣反而仁自反而有禮也而橫逆由是則此亦妾人而已矣

異於禽獸者幾希於禽獸又何難焉既云自反乃有比三語孟子之言有鋒稜孔子口中無之

謂坐如尸古謂適子不為尸父在不為尸

周七廟皆有尸未知於孫行孰為尸後

世難行至孟子時尚以為言鄭康成謂

杜稷之祭皆有尸夏之郊以董伯為尸

則天亦有尸不知董伯為誰

典禮譌闕漢以來傳注信口立說多不可

攷尸之為字取死者之義元同在床曰

尸之字故後人謂善人載尸位皆同

禮失則求諸野向見靖州祭鬼皆以活人

為尸往往相傳元是古禮塊梓土鼓皆

有存者

尸則服死者之上服如周心廟皆有尸則

則后稷以來恐上服不存

謂教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

極此四句決非孔氏語乃漢儒駁雜之

言亂之其嘗因為張行甫作拙齋記謂

凡字皆有二義如欲如情如志如樂

皆有二故五峯謂天理人欲同躰異用

同行異情此語最完備獨此所謂教不

可有而豈止不可長哉惟王肅本教

高五反遊也以教遊不可長作平聲此

義勝鄭

毋不敬毋字有戒教意字從女內有一

畫

有禁止意禮記云鄭注易曰審言

者君子之權機今易謂言行君子之

權機鄭本作語字其義長又曰安定二

字諸家說得未盡大學謂定而後能慮

慮而後能安當細講若經則聖賢以為

重知易所謂吉人凶人之遠與辭支辭

屈而孟子謂知言為養氣之本則設辭

淫辭邪辭遁辭皆非今世辭華之比

曲禮第一陸氏曰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

加也不知何人必大儒如鄭康成輩耳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讀六經只當用古礼看古無飲食酒只

有飲酒獻酬之外飲無筭其他飲止

有國古者執富而饋執爵而注謂

周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注謂者燕義云庶子士之嫡子亦謂之庶子蓋公卿大夫之庶子以士之嫡子配注謂古者在天子左右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士有新士有故士新是初入者故是元為士者漢法有三署即王宮謂之光祿勳有父在為郎者有以貲為郎者有山即者貲知今通抵擬之類不是輪資于宮景帝紀有廉士資第四萬人官後未到

方一系東為郎即一事見張蒼傳

宮制如未央宮北闕去兩邊皆為郎署

郎亦取廊之義而各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可為郎但漢之公卿子弟在禁中止見三署郎一項不見其入官的次序大率漢任子不立法洪羊為御史大夫為子求官貢禹為御史子亦無官又不封國者父死子為庶人位列侯者有嗣侯支庶則否武帝用主父偃說分封諸侯王子弟之後庶子方有官

漢宮殿之制宮是總名宮中各有殿漢初有未央長樂兩宮武帝以來有長陽五祈甘泉如未央宮自有三十六殿又古元無箇殿宇却借殿後殿殿宇如今人稱驪元無驪宇上世一殊無義理

周禮制度教日多是鄭康成約之如周七廟便說設六廟夏五廟虞四廟不知尚書中元說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已是殷七廟制康成不見古文

天子七廟是七箇廟不是家作一廟廟前堂後室各有制昭穆各是一廟在堂則太祖東向南昭北穆在室則太祖南向西昭東穆祧是廟外兆域鄭康成誤以爲祧主遂至今相承甚非古意

周禮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誅對賞爲責孔安國注疏放竄極皆誅聖人無殺之義誅止是責至秦以後乃以誅爲殺如戮字孔安國注耳誓拏戮汝亦止云戮

辱及汝子至魏絳戮楊于之僕謂至於用鉞則春秋以來亦以戮轉爲殺按四罪流爲重殛最輕書疏云

周禮以法掌會同祭祀朝覲賓客之戒具法字是有準則的道理本是好書字爲法於天下後世何嘗不好後世却用鞅斯之法看向在試院見諸公稱古者之治天下者純任法以爲好不知道法兩字元不可離有不可易之道方是法法不出於道成甚法道何如行有法以行之三百六十官邦國都鄙祭祀賓客截然有條未嘗無道在其中若是無法則紀綱制度都無故有法即有道道寓

於法也古今治天下皆無唐虞三代之
法周官許多法所以教忠教孝仁義禮
樂便行乎其間後世謂出於禮則入法
渾錯看法字作刑法之法法字無一不
是法

周禮六官皆有事做箇世界合有箇六官
不是建一官了方建一官王介甫穿鑿
如冬官以爲刑之不能勝然後有事却
未穩冬官所謂事竊疑是營國授田等
事惜書不存周官與司馬行司馬司祿
等官多缺文大率是班固定賦制軍分
田緊要處分信孟子所謂諸侯惡其害
已而去其藉誠有此理如冬官非是偶

然下必有去之者到秦又焚之秦令非
博士所藏天下不啻右藏者到項羽焚
咸陽雖博士所藏亦亡矣蕭何所收止
圖籍不及書後來惠帝除挾書之令看
得來書之亡非盡是秦焚漢初興祗羽
焚咸陽尤盡亡或以爲呂伯恭亦曾有
此說但未見

舜南巡時已一百歲二妃度百歲上下
又後人謂舜死二妃至湘溪班竹帝出
巡妃嬪何得從行必無此舜卒於鳴條
當以孟子爲正

周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疏
引尚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李微

之以鄭說不是尚書三載三考乃九年

人三歲乃三年便謝賞看來九載以待

祀

岳牧三年乃以待群吏各不同

五帝於明堂其嘗疑明堂無屋若有屋

與後世為宮室以館天神何擇焉漢律

曆志祀五帝於方明方明意是神主之

類畫五方之色於其間諸侯軟牲於其

下若是有屋為何祀天書厥子乃弗肯

王

堂制與周禮不同周禮與立氏不同制變

處直要參考

王

正月本無音止當稱正月避秦諱耳注謂

周十一月又謂始和為改造義未盡

經無三正之說正月即當建寅之月始

和只是天氣言之周十一月謂之正歲

歲首謂元也十有二月朔商以丑為歲

首秦漢以來十月為歲首不可便稱十

一月為春也春秋兩書無水亦知正月

不見冰也歲首不同時元不改注未可

盡信

康

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為亡率出泉三代

安有口賦王介甫用之以誤熙寧皆鄭

注啓之傳注之誤最計利害又如國服

為息息字則凡物之生斲處便生王介

甫引用王莽時事以證周禮為二麓取

息之制古人元不取民以錢上地所產

元無錢誤國甚矣介甫錯處盡是鄭康成錯注處王莽時歲什一之法法康成引以注息字介甫渾錯看可見歐蘇以前未嘗有人罵古注想承其誤以至此周禮一書畢竟曾行與否成王在豐止魯往洛行祭禮一次為書稱丞祭歲事是也耶不曾居洛行此書王在豐周公自在洛行之此不可信也又王畿之外甸稍縣都各五百里王畿之地墾長一千里湊合豐與洛之地方得一千里甸稍縣都如何安排此又不可信也先儒只去僻處說不曾從大處看惟胡三峯斷然以為劉歆周禮蓋漢成帝時匡子歆

校理秘書始將此書列序于錄略亡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是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者太半周禮一部可疑處甚多然制度紀綱處亦多看周禮須是只用三代法度看義理方精鄭注多引後世之法釋經尤不是

禮周禮人掌冰正十有二月令斬冰今人猶從平声呼何必更作去聲如秦人尚本尚藥尚食尚乘從去声今尚書須要從平声何義正歲十有二年月一句難通把家注正字附上句以為掌冰正左氏大星中而寒

暑退十二月旦火中寒退六日昏火中

三正之說目鄭康成始竊以為無商周實

止以十一月十二月為歲首而時則行

夏時也昭公四年申豐云古者日在北

陸而藏冰注夏注危注水注聖注和注西注陸注朝注觀注而

出之注類注之注三注月注聖注在注聖注見注東注出注而注水注

祭寒而藏之注融注羔注而注啓注之注公注始注用注之注火注

出而畢賦注賦注輕注旌注自注命注夫注命注婦注至注於注老注

疾無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編

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

苦雨雷出不震無苗霜雪厲疾不降民

不天注此三代明君良臣財成天地之

一注事注非注細注事注也注

龍見而雩火昏正而裁左氏紀時事以星

象雖世有更革而天地可考因以推曆

此法極好如歲星紀皆是此義

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冰伐冰之家不畜牛

羊頒冰自有等級有官之家皆謂之伐

冰之家左氏藏冰反覆五段文字又火

出畢賦賦班也所以訓賦為班義本此

注引大簇作二月言大簇用事只此用

律不用呂一律用而又注引危一度說

十二月則是冰堅之時三之日納之凌

陰方是藏

天地間星皆預半月見氣亦然如二月半
火星見昂

南春分便見注言夏之三月用季春出火
泥文也此時火已盡出

古人位天地育萬物把做已職事謂如一
年裁作三百六十五度了又除箇閏分
箇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成位乎兩間官
天地府萬物要各得其所天地是我去
做五行五氣都在我一念間節宣之世
人自人天自天失其人之職人主失
其人主之職說修德只在於釋囚負寬
卹上做去不當刑之人却存之以是感格
雨陽偏頗莫盛又甚至從事祈禱而已

司馬子已叙原說重封或以為伏羲以繫
辭或以為文王或以為夏禹司馬子長
以為文王但舜說謀及卜筮若未重卦
則筮十有八卦變方成卦卦未重則筮
用不行

宋孔父乃孔子六世祖正考父又孔父之
祖國語謂宣王時人

東字日在木中是扶桑也日在木上曰果
在木下曰杳木中曰東云每夜挾冊予
商量十字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李有吾謂班冰也
是年冬溫無冰可藏故春無冰可頒乃
行夏時也

晦翁所謂一部周禮盛水不漏者以其官

相聯屬更無罅漏疎闊處

若顛木之有由葉由是物始生狀

端字亦從段猶物初生其萌芽端直凡

求端與四端之類皆幾微之義了通

一意

蓋周道如堯舜禹湯意其皆各而非謚惟

堯曰內有予小子履以為湯名恐此一

節亦斷續文理不貫穿可疑

宰我子貢論夫子謂泰山之於丘垤河海

之於潢潦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

鳥等詭孟子斷之以三子足以知聖人

汙若顏子真知孔子者云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

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

能其竭吾才如有若立卓爾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此真知孔子者

白成都僉判杜眉州主文案問加官入閣

之儀內用唐明宗一日九開廷英事有

老士及十來箇問主司所用事不知何

所本恐是有九開廷英諸公皆失色某

對云諸公本之何書云本之五代史說

三六九日開廷英某云主司只據歐陽

公以一日九開廷英為疑以問劉原父

今問亦是歐陽公五代史亦是歐公並

有所據衆人遂揖而退時鶴山年二

方集卷之百八 五十八

十四

因說三禮謂某亦欲下工整頓二禮但如
曲禮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詳安民哉外
如教下可長欲不可從便著整理此決
非聖賢語

謂張大監行甫曾因曾鴻甫說兵端既開
吳曦不可疑却云吳璘被召時與十
餘姬侍馳馬到闕兩宮燕勞甚厚其姬
侍入宮本意欲羈縻於中都璘諷諭金
州一金判以邊警申上遂急璘歸已而
虞雍公宣諭白發其事乃誅僉判云
陰不與陽對地不與天對
趙中川希元問贈官始當時僅以追土

等事以為其所自對後讀春秋追命疑
為贈官始而傳注謂追策上告墓
讀漢書雜著因說高祖為亭長為縣送徒
驪山徒多道亡使秦不廢井田則比問
族互相覺察豈容徒之亡
夜話因說聖經不輕下一字如與治同道
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之類甚多
魯見彌遠論諸賢士彌遠云恐相激成朋
黨鶴山荅云朋黨有君子黨有小人黨
彌遠云固然鶴山云不知誰忍作小人
一黨彌遠沈吟良久有誤意
因論康誥謂有云朕心朕德惟乃知可見
康叔視管蔡為有間蓋深知周公之心

德故以殷民付之
廣中運司中有破賦用德能博施者時以
為落韻被訴申上送國子監看詳大小
司成以下並以為博旋濟衆却無平音
此施落韻分明某為言此可周旋無疑
衆以為諱再三詰所以然某與之博施
齊衆却前後無德字惟有仁與聖字今
此云德能博施此在漢書謂之所施者
博而所加者廣迺正在韻是謂訴者妄
也衆大以為然
九緯書皆三字各如乾鑿度鑿度參同契
等皆然可細考然鄭康成皆有注是經
書緯書盡讀也

張衡傳載鄭康成注太乙九宮法專論
離與參同契先天圖河圖與今世八
九紫並同其不可以附之
一日因歎云中華自靖康以來為女真
其種姓幾百餘年而不復意謂上天悔
禍中原有豪傑崛起尚可以僅存今又
以韃靼荐興種姓又變女真為韃矣此
皆東北之裔夷嗜殺殘忍如禽獸中土
未有復禮義之期且如五胡亂華以來
經六代至隋唐如阿史那為史如宇文
拓跋為宇文之類變化涵養以致本朝
始漸改革為善教天豈一朝一夕之積
以目前論之蜀之三邊與荆襄兩淮之

邊民淪於難以易種姓者何限此極可
哀悼也天下何時而復古耶
以蕭望之傳難張敞議舉金布令甲考之
邊軍調度令天下供其費蓋法據荀說
紀田租行百一之稅如水衡有某錢內
史有某錢韓延壽東郡放散錢千餘萬
樂安隱田四百頃之類餘財盡藏於民
間雖武帝窮兵四夷征權盟鐵筭舟車
無所不至有司欲加賦帝不從末年輪
臺悔誤下詔而根本不搖皆民力不竭
止括工商之貲耳詩云瑣兮尾兮信矣
其襄矣
嘗見宇文挺臣自言某向嘗親登張南軒

之門面傳遺言凡作文字須從頭說
來近因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行某官
兼刪定律令官詞先說先王以教化爲
務而僅以法律輔政之所流弊又行項
平父起復詞一對云反經合道是非天
理之公移孝爲忠蓋亦人臣之義或者
短其不長於行詞可笑也
前輩云太史公有一罪云誣宰我以從叛
傳子貢以貨殖余亦謂太史公誤莊子
古人姓名皆寓言許由者許其自由務
要者晦光等可也
邵康節首尾吟第六篇堯夫非是愛吟詩
默坐時天欲使閑須有意人心

剛動是無知煙輕柳葉眉閑嫩露重花
枝泪靜密從諫如流是難事亮夫非是
變吟詩此詩意甚靜遠言人達理而輕
動也
杜預釋例一部論古人只有報而無祈或
亦非之蓋如今郊與明堂上主於報故
多於秋冬行之漢文帝詔近古十四年
詔云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
其福其今祠官無有祈祈後世反此
嘗言九月火墓在戌人不窮理所謂墓戌
者果於何而墓藏其實伏乎金木水土
之間凡人熱疾至九十日以後須求肝
脾間方可若到十一月黃中之宮一陽

其復圖之耳
慶元趙忠定桃樓祖正太祖東向之位朱
文公極力辨其不然非惟翼順宣無夾
宣可藏主其實凡人主心初業垂統當
有積功累仁非一世之所能自致朱說
為長
古之廟制序昭穆而各宮自漢明帝以後
合為一室而各異龕古人后惟元配附
自神宗變而並配
古之祭升魚於俎陽月薦魚鰾於左宗廟
尚右陰月薦魚服於右宗廟尚右此皆
有義
改元不始武帝亦不始於文帝漢儒以為

始於文王所以作年大統未集不知自
何年紀年或云虞尚質成之歲是不
可致或云梁惠王自魏涉大梁之歲實
改元也
按稽古錄周顯王三十二年甲申魏專
王稱後元年先是顯王二十九年春魏
執伐魏魏公子卯禦之執詐公子與飲
因執之以繫魏帥大敗之魏惠王懼自
安邑東徙大梁恨不用公叔之言遂改
後元及顯王四十四年秦始稱王四十
五年秦亦改後元則是稱改元者始於
魏惠王繼為秦惠王然後及文帝云
魚陰類而隨陽而上一陽伏在水底一陽

則魚上冰四陽五陽浮水面冬至魚脰
在腹底近春脰在鰭易中惟剥始有魚
象天下物惟瓜熟在陰生以後然與魚
一伴皆內漬魚脰准鮑惟所驗始包有
魚剥貫魚以宮人寵皆謂陰
士旺在四季乃每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
屬上弦也至季夏謂之正旺乃六月之
下半月正行心星牽牛之所起牛屬土
此其義也
禮記祭先脾注許氏異義云今尚書政陽
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
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正也肝
金也腎水也許氏又謹案月令四時之

祭典古尚書同鄭駁云月令祭四時之
也及其五藏之上下欠之耳
愚按以心為主蓋漢以前大抵皆然考
於五行傳以貌言視聽思於五行爲木
金火水土於五行常爲仁義礼智信思
即心也蓋亦以思心爲土也至論鎮星
亦曰中央季夏上信也心思也仁義礼
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四
星皆失填星爲之動四星歲星東方春
水五常仁五事貌營或兩方夏火也視
也礼也西方太白西方秋金義也言也
星辰北方水知也聽也以心爲土爲填
徐錯說云人心中藏在身之中象形博

士說以爲大藏臣錯曰心星爲大火然
則屬火也按此則漢以來元有二說許
叔重漢人也所引博士說蓋漢講師所
傳也以水火爲心臂亦未見所出礼記
季夏注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
酒漿取其氣犧牲取其形報氣取陽體薦
取陰

素問人以為黃帝書但其中如云醉後入
房等語决非黃帝時語今以六經考之
有門有唐有階有陳有督有垂有塾有
記有廉其中爲堂爲屋堂室各半大率
堂之向北一半爲室室兩夾爲房乃祭
祀享賓之所非人無休之地若謂房爲

婦人所在後世語也

左氏書晉侯疥後書晉侯疾淫以為疥誤

其實不然人之氣血夏為疥則秋冬變

為疾周官疾醫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

疥疥疾秋時有瘡寒疾冬時有嗽上氣

疾此見可驗梁辨齋冬有瘡

向嘗作禹貢言九州山川論斷云聖人之

憂心無窮而分有制專斥所論崑崙之

高日月之相避為妄誕大意以禹順五

行之性治水先從北方用工次東次南

次西終於雍末又記太史公從孔安國

學有所傳授云

嘗作墨梅詩云素王本自離縑涅墨者胡

為孔等差玄裏只知揚子白皚中謾見

聖入河分付商巖譜此花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推習坎有孚惟

心亨心居中虛於坎可見然心腎皆屬

坎水火未嘗離非深於易自得者不及

此坎卦有明離中

因論今人以素問所載速以坎離為心腎

而在易只有坎為心而離不言心屢為

人言而辨窮素問所配八卦亦與漢儒

五行傳不同嘗因王萬里為常博時患

耳痛勸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不以為

然後病劇乃為言此藥非謂虛損淺料

其不攝如易中坎為心病為耳痛正是

經中尸說出證候如何不服此藥竟餌
此藥然後疾良愈
禮妻將生子及月居側室注側室夾之室
次燕寢也疏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
側室又次燕寢之旁妻既居側室妻亦
當然文帝賜尉佗詔自稱側室之子正
是非謙詞也論者誤講
自視師還感熱正氣辨召辨藩在蕪湖舟
中命醫乃僭力疾與諸友講札記一節
與權未聞說晦翁說其為氣也記義與
道云非此語然之氣不能概貼道義出
來便如人之夫婦相配然後能與成家
配字講得極精

鶴山文集終

余髮未燥聲鶴山先生名季安學誦鶴山
先生文先生將牖鄉髦伯中叙李逢先生
游余於定省餘暇獲聆先生聲咳恨李少
不設犯五蠹之譏既冠束書蜀學奔喪歸
門而先生已得

君致身清要勢分愈霄壤歲乙酉余忝居
曹牀竊第謂可階

王階方寸吐平日款言繼先生芳躅得
旨免臨軒斯文機緣伯與先生不偶誠
式十餘載僥倖分俸靖南嘗記先生鶴山
書院記弁曰山因顧繁已公謂是亦欠何
風月也足云余謂夫子所居召伯所憩忠
信可行余何幸易適郡太守迺先生長翁
氣相投一見頗蓋至之因謂

宣聖造書院講釋菜禮觀先生錯德顏容
晏夢綵所見暇日索先生文集吳翁以姑
蘇所刊本齎致藝香細玩凡闢宋社亡
休戚邊庭出利病虜情亡真偽求道之厚
薄畢萃此書左則已亡則書余自顧此所
所得良不淺之惟字畫尙并訛費點勘擬
與五刊正旋旨律皆去攜此本至京

偶當 對竊先生緒論稱 旨出守涪陵
繼叨氣臬距先生衣鄉百望許家舟先生
續藁刊正亡局方開嘉定法榘趙興椿孔
得於先生次翁溫市相過字畫精采果著
意釋已出昇右尋熟讀則舛誤猶姑蘇本
既而判幹何璟漕幕朱景行昌士盧臬皆
以所藏先生雅言周禮折衷大駟之往來

至吳墓謄書訛等文求與大全集者項章
相望類所盡編此姑蘇溫陽式亦加詳扇
余謂是編不容不刊之先生戕編斷簡
斲落多聞未易哀集復命漢嘉士楊起寅
偕寮友日夕相與校正辱互錄杼嗚呼元
喪斯文則已厝猶未也則開卷瞭然百季
之利害百季已得失百季出安危如蒼輿

崩知其或繼之者雖百世可知也本集已
有邊菴亡序履柴山次可以爲重矣余何
啻廬詞淚恨四絕勿壘五則取五於驚狂
力則取五於搏節紙墨則取之於歛止妄
以是紀斯文亡不墜若日字精工巧墨妙
紙食將有望於古來願歲改元夏五月甲
子諸生朝請大夫成龍府路提點刑獄公

本集

端平二年冬潛以右文殿候撰知太平州
時

文靖親公孫樞筦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其
始辟幕府領袖之士每極天下選然率以
時好而背遠不就潛於

公非交游知舊亦驟辱拔引爲上客或謂
潛曰盍審諸潛曰

以善類之宗也可無從乎乃正馬追
公於滄浦之上雖玉帳黃篆香務戎而
暇日尊俎笑談獲見

公高文大冊及圖

以崇論宏議日充然有以得也嘗曰學必
入六經之謂正學道必本堯舜禹湯文武
用之以五之謂正道彼邪說詭行是乃荆

卷七十

榛闢而通之則理到夫醇矣至於天文地
理禮樂律曆官制兵刑典章文物莫不究
極纖纖如辨白黑而以一二潛益信

公相抵掌問校葉文章落陳腐剗翳華然
實天出神入不可竊此豈偶然之切哉
後二年

公歿潛哭之踊涕曰天喪斯人矣又十有

五年制以爲之
公之子近思克思相與竟遺田輒有正集
外集奏議凡一百卷將輟梓行于世既屬
叔氏序其旨又俾潛曰子爲我申言之潛
竊謂
渡江以來文脉與
國脉同其秀蓋自
休天

高宗毒刃馬文正公資治通鑑
謂有益治道可爲陳書自
孝宗爲蘇文忠公文集
御製一贊
謂忠言讜論不顧身害洋
聖謨風動四方於是人文大興上足以接
慶曆元祐之盛

乾淳間大儒輩出朱文公倡於建張宣
公倡於潭呂成公倡於蔡皆著書立言自
為一家凡仁義之要道德之奧性理之精
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心立人極而扶世
教使天下曉然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
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吾道之所以異於佛
老有君臣有父子而不帥其綱常之正者

功用私矣亦嘉諸老以係止齋葉水心之
徒則又創為制度器數之學名曰實用以
博洽相夸雖未足以顛顛二三大儒然而
有足稽者矣西四子載我

公顯之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高也黃曰
月而不自以為異德望在生民亦望在
四夷文章之望在天而後世蓋所謂兼

精粗一太未集

乾厚之大成者也皆其位不稱德命不待
時不及相

明天子以興禮樂致不平而則文之澤
即見澤止於此悲夫

公諱之字華父邛之鶴山人天下士師
尊之曰鶴山先生之厚祐辛亥四月哉

生明太中大夫新除叅知政事同提舉
編修敕令同提舉編修汪武忠賁金陵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二
百戶吳潛後序





